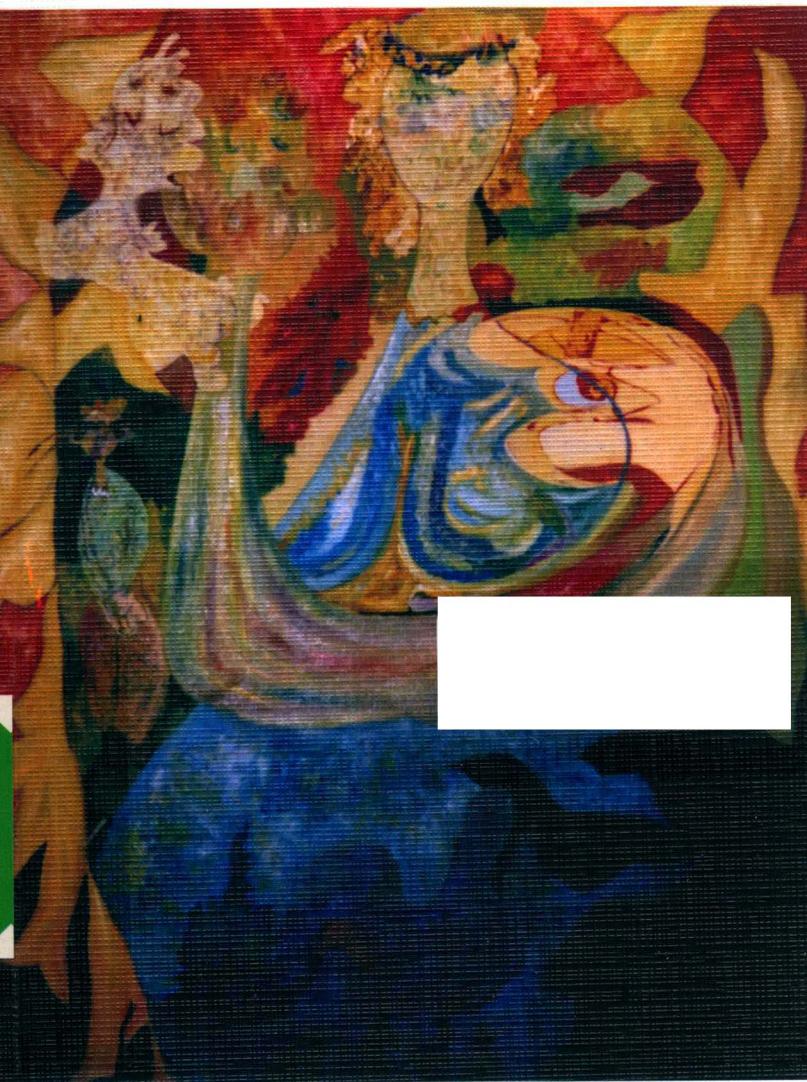


王传利◎著

本书是十八位当代普通华人移民的口述实录。主人公背景各异，年龄不同。本书再现了华人移民在进入美国社会之后所经历的个人身份转变、思想观念冲击、家庭生活变动以及工作创业艰难等一系列过程，最终，他们在理想与现实的落差中找到了生存的平衡。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田  
林  
世  
博

中  
國

新編美術攝影出版社



中  
國

中  
國

王伟利◎著



文昊◎主编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在美国 / 王传利著. -- 乌鲁木齐 : 新疆美术  
摄影出版社, 2013.4

(世界华人作家丛书 / 文昊主编)

ISBN 978-7-5469-3908-7

I. ①在… II. ①王… III. ①散文集 - 美国 - 现代  
IV. ①I712.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75620 号

选题策划: 吴晓霞

责任编辑: 孙 敏

封面绘图: 轩辕文慧

书籍设计: 文 昊 党 红

## 世界华人作家丛书 主编 文 昊

---

本册书名 在美国  
作 者 王传利  
出版发行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地 址 乌鲁木齐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科技园路 7 号  
邮 编 830011  
总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新疆新华华龙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7.75  
字 数 12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69-3908-7  
定 价 19.80 元

---

## 自序

在这里，他们是故事的主人。他们把自己在中美两个不同社会的经历和感受原汁原味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并不回避那些所谓的敏感问题。他们是这样的普通人：无论是在大街上，还是在商场里，总之，无论在哪里，他们的相貌、他们的衣着、他们的话语，都看不出有丝毫特殊的地方，也不会引起任何人的特别关注，他们没有一点出众之处。但是，他们每个人又都有自己特殊的智慧、能力和处世之道。当他们刚刚踏上美利坚的土地时，他们无一例外地调动起全部的聪明和才智，以应对陌生的环境、陌生的人群，并寻找对自己最有利的生存与发展的位置、空间和机会。当然，他们当中有的人成功

了，有的人失败了，也有的人由成功走向失败，但大部分人的生活没有波澜，平常依旧，仍然过着普通人的生活，只不过是把生活环境由中国变成美国。

一提起美国，在那些不了解美国的中国人心目中，那里就是摩天大楼，就是纸醉金迷，就是醉生梦死，就是灯红酒绿，就是寻欢作乐……其实，这只是冷战时期的某些不实宣传以及舆论误导的结果，也包括一些人对资本主义高速发展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冲击产生的某些恐惧。现实生活中的情况与之相去甚远。由于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地缘等诸多方面原因，长期以来不仅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缺乏互相了解，而且，就是生活在大陆的中国人对生活在美国的中国人的生活环境、生活状况也知之甚少。甚至就是那些有亲属、朋友生活在美国的一些人，也未必都能知道对方真实的生活情况。人的想象力在这里显得如此苍白无力，以至凭借任何文字和画面的信息整合都无法在脑海中绘制出完整而真实的美国图像。

这里选择的十八位讲述者，并不是生活在美国的中国人的代表，也不是某个群体的典型。由于生活经历和写作的缘故，作者与他们有过直接接触，对他们有更深刻的了解。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是活生生的个体，只是由于他们面对的是同样的生活环境，同样的生活背景，或许还怀抱着不尽相同的美国梦，所以，在他们的身上可能会有相似或雷同之处。但这并不表明这个人就是这些人，那个人就是那些人。他们是普通人，是普通的中国人来到美国过普通的生活。在美国，生存是第一位的，最简单的现实问题就是每个人都想用最短的时间

聚集财富。如果说这十八位讲述者之间还存在某些共同的地方，可能也就在这里。另外，这十八位讲述者都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通过不同途径进入美国的新移民，这些人怀抱着不尽相同的梦想和目的从中国的四面八方，不远万里来到这个完全陌生的国度，不期而遇地完成了大汇合。美国就成了这些人生活的崭新舞台，在这个舞台上，每一个人都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当然，无论“表演”出色与否，实际上，每一个人都重新完成了自己的生活定位。

仅以此书献给：想了解在美国的普通华人真实生活的中国人，以及喜爱中国人的所有外国人。



## 目 录

- 1 / 爬出人生的谷底
- 2 / 无债一身轻
- 3 / “半个山民”爱的方式
- 4 / 听人劝吃饱饭
- 5 / 痛苦的宽容
- 6 / 沉重的绿卡
- 7 / 你要恨谁,就让他开餐馆
- 8 / 梦想的幻灭
- 9 / 路有坎坷,他愿与我结伴而行
- 10 / 雨后彩虹
- 11 / 我开破车送外卖,儿子开宝马兜风
- 12 / 初到美国的两个故事
- 13 / 到美国寻找出路
- 14 / 只是为了绿卡

91 / 让钱滚动起来

100 / 经营家庭旅馆

105 / 在美国安度晚年

111 / 莫把他乡当故乡

理谷由主人出卖

好是—则人

九衣山装“黄山个事”

对出少农人把

容流的苦涩

十景的重立

请君开掘山煤，维斯莫

环山的进发

飞鸿书音谁已飘渺，时此音清

顶峰云雨

再度其江平干武，失代表半壁疆界

寒砧个两相闻失声风

南出对号圆舞狂

才知工读是只口

## 爬出人生的谷底

个人档案：吴玉华，女，沈阳人，四十五岁，英文名字叫杰西卡。她是一个对生活秉持严肃态度的人。来美国五年，在美国有男朋友，但仅限于友谊，属于普通的人际关系范围。

吴玉华感言：人走背运的时候，就好像身处谷底；其实，这个时候无论坚持朝哪个方向走，都会离地面越来越近。

电影《北京人在纽约》的主题插曲《千万次的问》中有这样两句歌词：“千万里我追寻着你，可是你却并不在意，……问自己，你到底好在哪里？”好在哪里？这可以从两个



方面分析：一个是美国好在哪里，一个是到美国来的人的境遇好在哪里。其实，这是一个一而二，二而一的问题。好与不好不外是得失的问题。得与失，包括精神和物质两个层面的意义。

对于我个人来说，我得到之前先失掉了。比如，我在办理去美国的签证之前，把孩子委托给姐姐照顾，失去了对孩子的照顾；同时，由于不能照顾年迈的父亲，这又失去了孝心。总之，失去了亲情。而不能与朋友交往，又失去了友情……这是先失，而且是得不偿失，其中的道理谁都明白，因为金钱买不来亲情和友情。我这样讲并不是故意贬低“所得”的真实价值，不是。实际上，如果我真的这样认为，无异于否定了我的美国之行。相反，我倒认为，我的美国之行的“所得”，是异乎寻常的多，异乎寻常的大，这就是我明知道来美国会失去多多，却依旧呆在美国的原因。毕竟，我们已经失去了。那么，失去就失去吧。只是我们对亲情和友情倍感留恋，还有留在心头的那一份隐隐作痛的遗憾。我不像某些人那样，嘴巴一张，骂美国这不好，那不好。可是，这些人依旧呆在美国，拼命地挣美元。要知道，美元是美国的货币呀！中国有句成语，叫“爱屋及乌”，刚才说的那种人不是“爱屋及乌”，而是不爱“屋”，爱“乌”。对这种人，用北京人的话讲叫“没劲”。

每个人都有来美国的原因或理由，我也不例外。说到原因，这原本是我不愿启齿的，因为，这会戳到我的痛处，让我再重新经历一次痛苦。但是，由于我早已有了感恩之心，所以，当我向读者揭开旧伤疤，再度审视那段伤痛的历史时，我已经能够做到心如止水了。否则，我是不会让往事的烦恼再次袭扰我的心绪的。前面我提到“亲情”二字，但没有涉及夫妻感情，这本是“亲情”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可是，当我的前夫背叛了我以后，在我的亲情的链条中，就少了这一环。是因为夫妻关系出现了状况而导致我出国的。按照中国的刑法量刑，我的前夫是无法被定罪的。他从搞婚外恋开始，继而到乱采路边野花，已经到

了令人发指的地步了。可是他依然逍遥自在,对于他来说,我只不过是个有名无实的摆设。尽管我动用了诸如道德、法律等一系列手段,可是依旧不能奈何于他。我是一个普通妇女,我没有“夫贵妻荣”的奢望,我和他分手前,他无论在金钱还是地位上都让周围的人羡慕不已。他已坐到一家大公司的总经理的位置。但是,由于他在生活方面的堕落、糜烂,让我无法再与他讲什么感情。我曾想,他就是因贪污或挪用公款被判刑我都会原谅他。我这样讲并非是出于对金钱的贪恋而宁肯让丈夫以身试法,为金钱牺牲夫妻感情,绝不是!因为他只是触犯刑律而没有背叛夫妻感情。事实上,无论按当时的或按现在生活标准衡量,我们就是不再工作,仅靠做生意赚的钱已足够我们日常花销的。钱不是我们分手的原因。让我不能容忍的是,他在我们仍然有婚姻关系的同时与多到乱的女人鬼混!这让我忍无可忍。忍无可忍,就无需再忍。当时的社会舆论似乎非常宽容婚外恋和婚外情,好像谁感情出轨谁有本事。他的公司有近百人,那里没有人同情我。我连鲁迅笔下的祥林嫂都不如,祥林嫂最初向别人讲述自己的孩子被狼吃了的时候,至少还有人在怜悯和同情她;而我呢,不仅没人同情,反而遭人厌烦。更有甚者,他的公司里一个面容姣好的年轻女职员竟然对我说:我是没机会,不然的话,我也会横插一腿。真是寡廉鲜耻!好像我维护正当的婚姻关系反倒是无理取闹!接下来,我与他的关系是不言自明的。为了改变生活环境,我选择了来美国。从此,我在异国他乡过上了举目无亲、漂泊不定的生活。也正是从我踏上美国国土的那一刻起,我品尝了人生百味,我从茫然不知所措到生活自如,真正找到了自我。

五年前,我拿着烫有金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的护照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登机。尽管我在众多亲戚面前表现得义无反顾,可我的内心却在犹豫和彷徨。那天,只因女儿没有送我,我才能做到毅然决然,否则……前面的路程有多长,我该怎么走?对此,我的内心一片茫然。我知道,我没有退路,我别无选择。就这



样,经过了我有生以来的一次漫长的飞行,在洛杉矶机场办完入关手续,我踏上了美国国土。离开机场大约一个小时以后,我被一个负责接送的司机送到了一个名叫“华岳”广场的地方。这里是我从中国到美国的终点,也是我在美国的起点。提着行李,我不知道往哪里去。我向四处望了望,高高低低的建筑上所有的招牌上都是中国字。看看过往的行人,也都是黄皮肤黑眼睛;再听听过路人讲的话,天呀!怎么都是中国人?周围老旧的房屋一片连一片,这里哪像超级大国,哪里像发达的第一世界呀!当时,我的大脑里一片空白。难道我又回到了中国?没有啊!两个小时以前,一个美国黑人移民官在我的护照上加盖了入境章呀!失望、绝望像天空低垂的阴云,笼罩在我的心头,让我感到一阵阵的迷茫。我带着百思不得其解的疑惑问了一位路边的大妈,她笑着对我说,这里真的是美国。以前,美国人住在这里;后来,墨西哥人来了,美国人走了;再后来,中国人来了,一部分墨西哥人又走了。现在,中国人越来越多,有的还在这里开了商店。所以,刚从大陆来的人都会将信将疑,都觉得奇怪,都以为自己仍在中国。移民,庞大的移民潮像生生不已的波涛一波接一波地涌向美国。中国人在美国已经有了聚集地。听了大妈的话,我像泄了气的汽球,顿时失去了留下来的勇气。

不过,我的运气还算好,从见到那位大妈起,我知道,我遇到了好心人,她成了我第一个房东。几天以后,在她的帮助之下,我找到了第一个家庭工。这个工作我一干就是三年,在经历了一千零九十五个日日夜夜以后,我的银行户头里有了六万多美元的存款余额。

我不否认,我赚到了钱;但,不仅是这些,钱不是全部。三年中,我有过以泪洗面的痛苦;三年中,我有过孤独绝望的时刻;三年中,我有过寂寞难耐的经历。所有这一切,其实,何尝又不是财富呢!

家庭工作对我来说,并不陌生,也没有什么干不了的。我的工作常常得到雇主的肯定。最初的三个月最为难熬。我本以为,我来美国的目的十分明确,可

是当我面对雇主宽敞高大的房屋，我在一件一件地做家务时，常常反问自己：你从中国跑到美国来就为了干家务活赚美元吗？我告诫自己：不是。我缺钱吗？不缺。来美国之前，我的家里也雇着保姆。来到美国，我倒成了保姆。反差、失落，每天都在折磨着我。我质问自己：我就是为了当保姆才来美国的吗？质问自己的结果是：我应当回国。我又茫然了。难道我当时毅然决然、义无反顾地执意要来美国是做错决定了吗？不仅这种反省在时时刻刻地动摇着我继续留在美国的决心，而且，当雇主外出上班，家里只剩我一个人时，那种孤独，那种寂寞，那种无助，整个人像被关在牢笼里，常常逼得我想冲出大门，找一个空旷无人的地方痛痛快快地大吼几声，或者痛哭一场。以前，我很喜欢安静，时常在纷繁嘈杂的环境中脱身出来，独自一个人躲进寂静繁茂的树丛中翻阅一下欧洲风景画册；有时，也会把自己关在家里按照自己的创意布置一下客厅或卧室。那时，独自一人所作所为都是乐趣，充满成就感。而现在，完全是在被逼无奈，情非所愿的情况下为了逃避现实自欺欺人，自我惩罚罢了。每到夜晚，当我躺在床上，我常常会望着天花板沉思：我来美国究竟是软弱无能的逃避呢，还是重新选择生活的开始？

思考有助于智慧的积淀。慢慢地，我坚定了一个信念：我要冲出樊笼，重新开始。信心简直就是一种动力。我不要自我逃避，自我惩罚，我要拥抱生活，开始新的人生！

我在寻找机会。

每当周日休息时，我的雇主常常会带我出去，比如去超市，去服装商店等等，这是我接触外边世界的第一步。正是这样一个机会，使我遇到一位姐妹，她叫珍妮，是她引导我走上了信主的道路。和她相识的过程至今让我记忆犹新。记得那是周日的上午，我刚从瑞华超市出来，她笑容可掬地走到我的面前，她先是自我介绍了一下，然后就开始祝福我，说信主的人可以得到平安喜乐。听



了她的话,我本能地在心里筑起了一道长城:异国他乡,我不能轻信别人,不要受骗。虽然在心里我拒绝她,但还是接过了她递给我的宣传品。回到雇主的家,我把自己关在房子里,像是探寻什么秘密似的,小心异地开始阅读珍妮给我的宣传单。说心里话,我们这些从大陆来的人,当我们系上红领巾,在队旗下宣誓时,就开始在年幼无知的幼小心灵里被人播下了无神论的种子。“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当我看到教会的那份宣传品上印着“神是你的救主”时,我自然而然地想起了那句在神州大地曾流行一时、几乎人人皆知的经典名句:宗教是麻痹人们的精神鸦片。鸦片是毒品;既然是毒品,自然要远离之。问题是,经历过反思后成长起来的人们,已不再盲从。以前,人们对于一种不属于正统观念的理论或意识形态的东西,常常是在接触之前先否定了它,或者把它们视为毒蛇猛兽,这种观念多有偏狭。也许是逆反心理的驱使,我一遍又一遍地阅读了那份宣传品,虽然我不能完全接受或理解,但是那字里行间透露出的对人的关爱之情却像阵阵和煦的春风拂面吹来。就在那一瞬间,孤独、无助的感觉忽然离我而去,一种莫名其妙的力量从心底产生,并在全身弥漫开来,我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喜悦。我甚至不知道什么时候把电话拿在手里,拨通了珍妮的电话号码。我把刚发生的事情告诉了珍妮。我虽然看不到珍妮的表情,可是,从她真诚的赞叹声中,我分明感受到了她是由衷地为我高兴。

又一个星期天到来了,珍妮开着车来接我。四十几年来,我平生第一次进教会,从这一天开始,我走上了信主的道路。从此以后,我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教会姐妹的帮助下,我自己投资开了一家餐馆,把中国北方的面点和家常菜介绍到美国来,取得了很大成功。然后,我又积累了一定的资金,投资运输业,也是一路顺畅。现在,我拥有一家餐馆,两个运输公司,光是运输公司的卡车就有十辆,大部分司机是从中国来的移民。我也用自己的见证向刚来美国的新移民传播福音,同时,我还把一部分挣来的钱捐给教会,有时我也在教会



做义工。所有这一切让我内心充满了感恩之情。

至于其他方面,我想,还有一点需要特别强调,就是:我不再惧怕孤独,我不再惧怕困难。几年的美国生活磨练了我的意志,我变得比以往更加坚强。而且,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想去迎接挑战。我的一些朋友对我讲,你已经可以了,还拼什么呢?他们认为,我在美国算是成功人士,没必要再去拼搏。可我却不这样认为。虽然我的生活水准已经到了中产以上,拥有了不动产,拥有了数目可观的银行存款,拥有了可以源源不断挣钱的公司,但人生的意义或者目的,并不在于你做成了一件事。人生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都要有不同的奋斗目标,除非有一天你不能动了,不能按计划做你想做的事情,否则,你还是要去努力。因为,有了这种境界后,你的所作所为已经不再是为了一个具体的需求,比如,做工作不再是为了生活的需要去挣那份工资。那时,可以这么说,做任何事情完全是为了兴趣,完全是为了显示自己的能力。

## 无债一身轻

个人档案：张贊，男，四十七岁，来自中国天津，英文名字叫托尼。来美国六年，有过几个女朋友。

张贊感言：美元帮我还清了债务。

我们这些人，也包括一百多年前来自美国帮美国建设铁路的移民先辈们，都是不远万里，帮助美国搞经济建设，帮助美国创造物质财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现在美国的每一个行业都有中国人。

讲到亲情、友情，这本来是我们这些来美国的新移民最为看重的东西，但是，当我们与亲友天各一方，使得感情的维系因时间和空间而变化，这是不争的事实。不过，



这与得失没有必然联系。历史上，中国曾经很发达。这里所说的发达，不仅是经济，而且举凡政治制度，文化建设，乃至伦理道德诸多方面都走在世界的前列，鲜有几个国家能与之相比。一种文化的传承具有强大的生命力，道德也不例外。中国人讲孝道，这本没有错误，但是我不赞成某些人的见解，这些人一提尽孝，就是守在父母身边，这是农业时代的做法。其实，历史上凡是有作为的人，很少有谁是守在家里的，大多是远离亲人，背井离乡。这并不意味着事业有成的人不懂或不尽孝心，是冷血动物。相反，他们由于做出了惊天动地的伟业，或者在某一领域取得了显著的成就而光宗耀祖。

我没取得什么成就，也谈不上光宗耀祖。但是我靠在美国打工挣来的钱，还清了我爸爸为治病花去的巨额借款。如果我在中国，这绝对是办不到的。

来美国前，我父亲因心脏病住院治疗，手术费加住院费、医药费总计二十几万人民币。我是独生子，没有兄弟姐妹帮忙。那时，我天天往医院跑，有时还要住在医院陪伴，这算是尽孝心了吧。但是，现实问题是手术需要钱。我和我老婆双双下岗，单位每月连工资都发不出来，而我的孩子刚上大学一年级，每年杂七杂八的费用也要几千块钱。没有办法，救命要紧，我只好求爷爷告奶奶，东拼西凑，四处去借！钱是借到了，我爸爸的命也算保住了。可是，借的钱怎么还呢？当时，很多朋友想尽一切办法帮我，其中有一个给我介绍了个工作，工资每月六百元。说实话，六百元让我一个人勉强生活还可以。但是，用来还账，却是杯水车薪。因为我就是不吃不喝，把每月的六百元工资全都存起来，要连续工作三十年才能还清债务。

问题是，我能活三十年吗？人们都说，虱子多了不咬，债多了不愁。我做不到。面临着巨大的债务负担，我焦虑万分，不到一个月，我的头发全白了，四尺的腰围变成了三尺二。发愁没有用，得想办法。被逼无奈，我连卖肾的主意都打过。当然遭到全家的一致反对。后来，听说美国可以打工挣钱。所以，我又借了